

广解 | 语译

四書讀本



(上册)

沈知方主稿
蒋伯潜注释

语译
广解

四书读本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孔子傳

蔡可四

孔子名丘。字仲尼。春秋時生於魯昌平鄉陬邑。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縣。時爲周靈王二十一年。父叔梁紇。母顏氏。徵在。孔子生三歲而父歿。兒時遊戲。喜歡陳俎豆。做祭祀的禮儀。年十七。爲大夫孟釐子所愛重。孟釐子的兒子懿子就請他教禮。

後來做季氏的委吏。司職吏。又做司空。但不久就離開魯國。游歷齊宋衛三國。都沒人歡迎他。又至周。問禮於老聃。回國以後。就漸漸的多了。他了。他又到齊國。爲高昭子的家臣。齊景公很欽佩他。想封他以尼谿的田。齊桓公晏嬰和孔子道術不同。反對他說。

「孔子盛容飾。繁登降之禮。趨諱之節。累世不能殫其學。當年不能究其禮。有欲用之以移齊俗。非所以先細民也。」

意思是說儒家繁文縟節。不能叫全國的人都學著。後來也終於沒有成爲事實。齊大夫之中。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。他就從齊國回來。這時魯國季氏專權。陪臣執國政。他就不想做官。只在家裏修詩書禮樂。一時從遠方來受業的很多。但當公山不狃在費反抗季氏的時候。也來請過他。他很想去。以爲借此可以發揮發揮自己的理想。但弟子中卻有不贊成的。後來也沒有成功。

到後魯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。做司空。做大司寇。他做大司寇的時候。適值齊國要求和魯公相會。孔子以齊是個強國。魯常常受他的欺陵。心中有些不放心的。就對定公說道。

「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。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」

定公聽他的話。因具左右司馬以行。和齊侯相會於夾谷。於那地設一壇位。土階三級。兩國君主揖讓而登。獻酬焉。禮儀式還算隆重。不久就有齊的官員走了上去請求說。

「請奏四方的音樂。」

齊景公點一點頭。接著就有一批萊人。手裏拿著旂旆羽枝。以及矛戟劍撓之類的軍器。鼓噪而進。孔子一見不對。立刻站了起來。跨上土階二級。舉起手來說道。

「現在兩國君主以友誼相會。爲什麼要用這種粗獷的音樂。請齊國的官員重新換過。」

那官員當作不聽見。側著頭。儘管自己談天。孔子卻不慌不忙的。很莊重的。對齊君看看。又對晏嬰看看。這樣一來。他們心中卻覺有些慚愧了。就立刻命令萊人回去。

但齊國的一個官員又走了上去說道。

「請奏宮中的音樂。」

景公回答一聲「好」就見一班奇形怪狀的戲子。舞蹈着前進。孔子一看。這又是侮戲魯君的。於是急急忙忙的跨上了土階。高聲的說道。

「匹夫而笑惑諸侯者罪當誅。請有司用刑。」

有司就依法辦了。景公見了很是感動。因把從前奪去汶陽龜陰的田退還了魯國。

後孔子攝行相事。把「心逆而險，行辟而堅，言偽而辯，順非而澤」的大夫少正卯殺了。只三個月的時間，教化大行。男女有別，塗不拾遺。齊國見孔子有這樣的政績，怕魯國強盛起來，於己不利，就想方法去阻止他。選了八十個美貌的女子，使他們著上美麗的衣服，又教她們歌舞，特地派人送給魯君。當她們陳列在南高門外的時候，季桓就著了便服去看過幾回。又請魯君借巡遊的名義，去看了一天。魯君看得果然不錯，就叫季桓子收受了。孔子心想：國君大夫這樣荒淫無度，我還能做政治事業麼？就辭了職到衛國去。不久又到陳國。當他到陳經過匡地的當兒，匡人錯認他是陽虎，便將他包圍起來。弟子們都急得不得了。孔子卻說：

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。」

孔子從蒲回到衛，又到曹和宋。在宋和弟子們講學不輟。又在一株大樹下面學習禮儀。宋國的司馬桓魋想殺害他，他雖不恐懼，但終於匆匆的到了鄭。而和弟子們失散了。

在鄭的郭東門，就常常可以看見一個長條子立着。那地方的人見了，譏誚他說：「累累若喪家之犬。」有訴孔子，孔子想想自己的生活，也覺好笑，就說：

「然哉，然哉！」

孔子在鄭住上三年，又從蒲回到衛。衛靈公不用他，因想渡河到趙去，聽到賢臣甯殖憤被殺，也便不去了。他回到衛，又回到陳。這時孔子年紀已經六十歲了，頗想回國去。楚昭王聽到他的聲名，特地差人來接他。可是陳蔡大夫卻擔起心來，暗中命令軍士包圍着，就是糧食也被截斷。弟子們都生起病來。孔子卻借此考詢考詢弟子們的修養。

工夫。和對於當時社會的見解。有不合的——加以糾正。楚昭王聽得孔子被圍。立刻派軍隊來迎接。又想把魯社七百里的地方封給他。後以令尹子西的反對作罷。

於是孔子回衛國。又從衛回魯。魯不用他。他也不再想做官了。在家中從事著述。刪詩。序書。作春秋。又以詩。書。禮。樂。教弟子。弟子三千人。通六藝的七十二人。他自己又是個「學不厭。教不倦」的人。所以能夠博物多識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循循然。善誘人。他的弟子顏淵稱歎他道。「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」稱為千古的聖人。周敬王四十一年卒。享年七十三歲。葬魯城北泗上。弟子皆服三年喪。子貢居廬於冢上。六年然後去。弟子和魯人仰慕他而住在冢的旁邊的。凡一百多家。叫做「孔里」。

孟子傳

蔡巧因

孟軻字子輿。周時鄒人。就是現在山東鄒縣。父早歿。受母仉氏的教養。因學儒道。成爲孔子以後的聖人。當初他的家是住在墳墓近邊的。孟子解戲。多做墳墓間的事。他母親說。

「這裏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。」

遷了。住在街市近旁。孟子看了市人。便學起商人街賣的樣兒來。他母親又說。

「這裏也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。」

後來遷居鄰近學宮。孟子耳濡目染。就做陳俎豆。排演進退的遊戲。母親看了。很高興。說道。

「這裏正可以叫我兒子久住了。」

孟子去就學。不久又回了家。問他所學的是什麼。卻沒有正確的回答。也毫不覺得着急。母親大憤。提起一把刀。割斷了正在機上織着的布匹。說道。

「一個人不肯研究學問。也和割斷了的布匹一般。還有什麼方法再續呢。」

孟子自從受了母親這樣的教訓以後。就一天到晚的勤學着。以子思爲師。通五經。詩書尤所熟習。可惜這時正是周朝的水季。各國爭強。互相用兵攻打。諸侯需要權謀之士。秦用商鞅。楚用吳起。齊用孫子田忌。都能拔張土地。稱雄於諸侯。而莊嚴虛妄之談。也爲一時所歡迎。儒家守先王之道。稱說堯舜三代。終不肯阿世苟合。時君都以爲迂闊。

而達於事情。所以孟子游齊游梁。都不能獲得做事的機會。心想。在這樣的局面之下。要想實現自己的主張。已是不可能了。乃回國。和他的弟子。萬章公孫丑講義論道。著書七篇。或者也說。孟子和論語一般。也是弟子們所記的。論語多說仁。孟子多說義。文詞宏放恣肆。也不與論語簡鍊含蓄相同。但孔子的學術行事。經孟子發揮闡述。更加來得透澈正確了。是很有功於儒道的。所以後世尊爲亞聖。

廣
解

大學讀本

大學新解目次

大學之道·····	一
康誥·····	六
湯之盤銘·····	六
詩云邦畿千里·····	七
子曰聽訟·····	九
此謂知本·····	九
所謂誠其意者·····	一〇
所謂修身·····	一一
所謂齊其家·····	一二
所謂治國·····	一三
所謂平天下·····	一五
附大學古本·····	二四

大學新解

大學本小戴禮記中之一篇，宋以前並不單行。宋仁宗天聖八年，以大學賜新第進士王拱宸等。程頤嘗云：『大學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論孟次之。』朱子作大學章句，以與中庸論語孟子並列爲『四書』，是本篇之自小有小戴禮記中抽出，特加提倡，起於宋朝。朱註說：『大舊音秦，今讀如字。』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：『大舊音秦，劉音直帶反。』舊音指漢儒鄭玄等音讀，劉氏名宗昌，著有禮記音一書。朱子是從劉宗昌的音讀的。朱子認爲本篇中有脫簡錯簡，作章句時有所移補，故四書中之大學與十三經注疏本小戴禮記中之大學篇不同。朱子又分之爲『經』一章，『傳』十章，以爲『經』爲孔子之意，而曾子述之，『傳』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。按鄭玄禮記目錄，僅言子思作中庸而不及大學之作。虞松刻石經於魏表引漢賈逵的話：『孔伋窮居於宋，懼家學之不明，作大學以經之，中庸以緯之。』這是說大學也是子思所作的。至朱子方斷定出於曾子，所以清代的漢學家多不信他。但子思是曾子的弟子，安知朱子所說曾子門人記大學之傳者，不就是子思呢？這一篇可以說是儒家最有系統的一篇文章，以『明明德』爲『新民』之本，以誠正修齊爲治平之基，把道德論和政治論打成一篇，滲透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於一爐，以發揮其『德治』的主張，組織至爲完密。

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

朱子註：『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』朱子所謂『大人』就是孟子說的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』的『大人』。孟子嘗說樂正子是善人是信人，又解釋道：『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』道德修養完滿故能充實而有光輝。『大學之道』就是養成此種充實而有光輝的理想的人格之修養。

方法。朱子大學章句序首句說：『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。』是以『大學』為古代所辦的大學，似與註中所說『大人之學』自相矛盾。其實，古代小學所教，只是書、數、及灋、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，俊秀子弟升入大學以後，方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，使能養成充實光輝的理想的人格。朱子的兩種說法，並不是相反的。

『明德』是光明的德性，是人人人生來具有的是備具衆理，足以應付萬事的。有時這種光明的德性的人欲所蔽，便昏昧不明了。這和太陽隱於烏雲，鏡子蒙着灰塵一般，看似昏暗，本體的光明，却並未消失，為雲吹散了，灰塵拭淨了，仍可以恢復它本來的光明。上一個『明』字是動詞，『明明德』是要把人欲除去，使本有的明德格外光明起來。這是修養方法的第一步。

『親民』的『親』字，王守仁仍作親字解。他以為本篇下文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』，『如保赤子』，『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』，皆是『親』字意。尚書堯典『克明峻德』就是『明明德』，『以親九族』至『平章百姓』和萬邦，便是『親民』。（詳見陽明先生傳習錄）這樣護法原也可通。朱子說：『親當為新』，是根據程頤的話，因為下文所引湯之盤銘、康誥、詩經的句子，都以『新』字為主。尚書金縢篇成王說：『惟朕小子其新逆』，成王這句話是說要親自迎接周公。『親逆』寫作『新逆』，正和『新民』寫作『親民』一樣，這是程朱讀『親』為『新』的一個有力的旁證。新是去舊維新的意思，『新民』是使人人能去其舊染之污，『日日新，又日新』地振作起來。由『明明德』而『新民』便是論孔子所說的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』，中庸所說的『成己』、『成物』。孟子所說的『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』，由此可知大人之學，不但要能自明其明德，以獨善其身，還要能使人入自新，以兼善天下哩！

『至善』就是『最善』的意思。『止至善』就是以『至善』為最後的目的，定要做到，不半途而廢的意思。無論是修己的『明明德』，化民的『新民』，都要達到這『至善』的地步。下文的『為人君止於仁，為人臣止於敬，為人子止於孝，為人父止於慈，與國人交止於信』，也是說要『止於至善』而已。

以上所說『明明德』、『新民』、『止於至善』是大學的三大綱領。

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

后，同後。『知止』就是知道所當止的最善的境界。一個人如果能夠曉得最善的境界，以之爲理想的目的，才有一定的意志，意志一定，心就能靜，不會妄動了；心不妄動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都能感到安穩；到處安穩，思慮自然週到，思慮處處能週到，做人才能達到理想的目的，最善的境界，而得其所止了。

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萬物各有本末，譬如一株樹，根株爲本，枝葉爲末。萬事各有終始，始就是開端，終就是結局。『本』和『始』是『先』，『末』和『終』是所後。就上文所說言之，則『明明德』是『本』，『新民』是『末』，『知止』是『始』，『能得』是『終』。就下節所說言之，則『平天下』是『本』，是『終』，是『所後』，『格物致知』是『本』，是『始』，是『所先』。就瞭然於事物之終根本末，而知所先後，則循序漸進，不至錯亂凌躐，故曰『近道』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

《中庸》說：『譬如行遠，必自邇；譬如登高，必自卑。』這是儒家的根本主張。本節就是推說這個道理的。

『明明德於天下，就是『平天下』。平天下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，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，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悅服呢？但要治理一國，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整理好；要整理一家，叫家裏的人都看自己的樣子，聽自己的命令，必須使自己的行為，可做人家的模範，所以說：『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。』大凡一個人以心為主宰，要脩身，必須使心無邪念，心無邪念，必須使心意誠實，所以說：『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』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？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，就須『先致其知』，所以說：『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』『致』是推而極之之意，至於怎樣才能『致知』呢？他說：『致知在格物。』『格物』二字卻有許多解釋了。

朱註說：『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』又說：『物格者，物理之極處，無不到也。』所以格物是要窮盡事物之理，無不知曉之意。王守仁早年讀了這幾句，就對着一株竹，細細地格起來，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，而至於生病了。他於是恍然大悟，以為『格物』之『格』，當解作『孟子』『格君心之非』的『格』。故說：『物者，事也。凡意之所發，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，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，以歸於正之謂也。』又說：『致知云者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』（詳見大學問）王氏認為吾心本有良知，不假外求，故以朱子『即物窮理』之說，為務外遺內，博而寡要，但其他就以此相號召。流弊所至，致學者束書不觀，以為只要憑吾心之知，即可應付萬事，反不如朱子『即物窮理』之說，較為切實。清陳澧說：『格物，但當訓為至事；至事者，猶言親歷其事也。天下之大，古今之遠，不能親歷，讀書即無異親歷也。故格物者，兼讀書閱歷言之也。致知者，猶言增長見識也。』（見東塾讀書記）陳氏所說，淺近切實，可為朱註發明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這段是將上文的意思，反覆鄭重說明。『物格』是事物都閱歷到；『知至』是知識已推完盡；由此而意以誠心以正身，以修家以齊國以治天下，以平身修以上，是『明明德』；齊家以下，是『新民』。『物格』、『知至』則知所『止』，意誠以下，是得所『止』，所『止』者，誠正修齊治平，即『至善』之域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庶人，就是小百姓。『壹是』，同『一切』。正心誠意，致知，格物，無非是爲的脩身；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，其根本還在修身，所以說：『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』

『本』指修身，『末』指齊家治國平天下，身既不修，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平，這是一定做不到的。所以說：『其本亂，而未治者否矣。』一個人在社會裏，勢不能無親疏厚薄，所厚者無過於『身』，而家次之，國與天下又次之，對於最厚的身，尚不能修，怎能澤及天下呢？所以說：『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』

上面一大段，朱子以爲是『經』，是『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』，以後十段，朱子以爲是『傳』，是『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』。此段爲本篇總論，先述大學之道有『明明德』，『親民』，『止至善』三綱領，次述『格物』，『致知』，『誠意』，『正心』，『修身』，『齊家』，『治國』，『平天下』八條目，以下再分段述之。

〔問題〕

- (一) 大學本爲何書中之一篇？何時始單行？何人定爲四書之一？
- (二) 何謂『大學』？
- (三) 何爲大學三綱領？八條目？
- (四) 何謂『明明德』？何謂『親民』？
- (五) 何謂『格物致知』？